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粉墨春秋

上

时势英雄

高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粉墨春秋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3 号

本系列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我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粉墨春秋

高阳 著

责任编辑:苏 斌 朱 晓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0.75 字数 638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80617—375—7/I·96

定价:38.00 元(上、中、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出版前言

港台中国历史小说的大手笔，一个是香港的南宫博，再一个就是台湾的高阳。高阳取材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事件，经过独到的周密考证、演绎成一篇又一篇人物生动情节跌宕的小说，他的《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在华人世界已是家喻户晓。

高阳亲身经历过中华民族两次大变故——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权的溃败，这种亲历动荡的感受，加上他历史家的敏锐、小说家的激情，使高阳不辍地摹写古往今来的盛衰废替，揭示兴亡背后百姓的苦难，为爱好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以及想要创造历史的人提供思考的素材。

高阳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22年出生至1946年，是高阳的成长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影响了高阳的求学过程；1947年至1959年，高阳在军中服务，他努力自修，多方涉猎，奠定了日后在文学与史学方面发展的根基；1960年至1986年，高阳在台湾《中华时报》服务，担任主笔，后升任总主笔，其卓越才华得到发挥；1986年高阳退休后，全力投入历史小说创作，写就了七十二部（九十一册），上溯秦汉下至民国的“史诗式、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系统，直至1992年6月逝世。

高阳的历史小说涉及范围很广，由刺杀秦王壮志未酬的荆轲，直至近代少年英雄、老来投敌的汪精卫，其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富商大贾等等都在他的作品中

出现。描写的人物时空跨度如许,如何能使人物真实,是很要功底的。高阳刻画历史人物和描写当代人物时艺术手法并无二致,他以为形成人物个性特点的,古往今来皆有共性,比如教育程度、家庭影响、政治背景等等,掌握了人物的这几个方面的背景资料,就能对人物有预见性——怀才不遇的人当然爱发牢骚;很重感情的人往往在紧要关头为私人感情所支配,依此类推,不一而足。

对于人物的臧否,高阳有历史家的慎重。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保守的、传统的。“我选择题材和下笔描写,要有客观的标准,取持平的态度。我要作律师,不作法官,不把人物轻易否定,不是确实证明他们行之有愧,我总采取辩白的态度。”

高阳有一段话,发人深省:“历史是我写作的主要题材,也是我的兴趣。搞历史的目的之一,就是唤起同胞对历史的温情……国学大师钱基博说过,对历史有温情,民族才有办法。的确如此,了解历史,了解民族的创造多么艰难,民族才会有向心力,才会团结起来;不然,民族的感情定是淡薄的,这个民族就好不起来。”这也许正是高阳偏爱和选择写历史小说的原因。

我社经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在大陆出版《高阳历史小说系列》首批五种,共八本:写孙中山的《石破天惊》,写汪精卫的《粉墨春秋》(上、中、下),写李鸿章与太平天国的《李鸿章》,写明朝抗倭的《草莽英雄》(上、下),写昭君出塞和番的《王昭君》。

高阳的其它力作,我社将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海南出版社

1996年1月

目 录

第一部

- | | |
|----------|-----|
| 1. 误中副车 | 1 |
| 2. 迷途未远 | 7 |
| 3. 殊途同归 | 53 |
| 4. 组班邀角 | 76 |
| 5. 优孟衣冠 | 106 |
| 6. 时势英雄 | 122 |
| 7. 壁垒分明 | 143 |
| 8. 红粉金戈 | 149 |
| 9. 自误平生 | 173 |
| 10. 伦常惨剧 | 185 |
| 11. 醋海波澜 | 197 |
| 12. 怨怨相报 | 217 |

13. 为虎作伥	233
14. 玉垒浮云	251
15. 明珠失色	267
16. 命中注定	294
17. 名流星散	308
18. 同命鸳鸯	324
19. 瞒天过海	330
20. 金井梧桐	346

第二部

1. 回风小舞	361
2. 悔不当初	369
3. 亦敌亦友	395
4. 满洲真相	403
5. 正气犹存	423
6. 客中惊艳	452
7. 扶倾济危	471
8. 春梦无痕	484
9. 新知话旧	509
10. 美机东来	548
11. 大海冤魂	563
12. 力争上游	577
13. 危机暗伏	596
14. 另开新局	614
15. 侠林恩怨	627

第三部

- | | |
|----------|-----|
| 1. 黑狱探秘 | 647 |
| 2. 御倭妙著 | 675 |
| 3. 大限将至 | 695 |
| 4. 其言也哀 | 715 |
| 5. 春申三老 | 730 |
| 6. 燕京锄奸 | 746 |
| 7. 东京末日 | 772 |
| 8. 祸溯从头 | 788 |
| 9. 长沙浩劫 | 798 |
| 10. 进退维谷 | 812 |
| 11. 落花落叶 | 827 |
| 12. 卿本佳人 | 850 |
| 13. 全面求知 | 874 |
| 14. 众叛亲离 | 903 |
| 15. 曲终人散 | 930 |

1 误中副车

王鲁翹河内制裁汪精卫；
曾仲鸣有意替死。

河内高朗街27号，是一座坐东朝西的3层楼洋房。经过多日的观察，内部的结构，大致都明了了，扶梯在中间，每一层分隔成4个房间，底层前面是两个车房，后面当然是下人的卧室；2楼靠南两间似乎是客厅与饭厅，靠北两间的卧室，不关重要；重要人物都住在3楼。

已经可以确定，汪精卫夫妇住在靠北朝西的那一间，望远镜中显示，只有这一间是新置的家具，汪精卫用来作为卧室兼私人的客厅，在小圆桌旁的沙发上，不但常常出现汪精卫和他的主要助手曾仲鸣，还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谷正鼎。

现任天水行营第2厅厅长的谷正鼎，是蒋委员长的特使，衔命带着护照去劝汪精卫中止他唱和日本首相近卫的“和平运动”，远游欧洲。他之所以膺选此一任务，唯一的

原因是他与他的胞兄谷正伦，都属于汪系的改组派；汪精卫之于上年12月18日，由重庆出走，经昆明转赴河内，发表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汪系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与改组派的要角，无不表示反对。所以谷正伦的河内之行，除了传达蒋委员长的劝告以外，还可以“自己人”的身分，痛陈“团体”一致的规谏，可是，他的任务看来是失败了。

汪精卫发了许多牢骚，也颇有愤激之言；看样子并不觉得罗斯福致电蒋委员长，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与所受痛苦，表示非常的同情；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予中国信用贷款2500万美元，与中英信用借款谈判成功，抗战正显露转机之时，与敌谋和是伤害了国家。

不过，汪精卫虽是失败主义者，却并不打算着眼前就有行动；到法国去闲住一些时候，等中国被日本打败，回来收拾残局，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政权，不失为长策。无奈他的妻子陈璧君不以为然。

“汪精卫怕老婆是有名的，而这个老太婆对领袖又有极深的成见，我只谈一件事情就好了。”

作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领导者之一的郑介民，谈到4年前的一段往事——民国24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汪精卫被刺受伤；蒋委员长特地来慰问时，陈璧君居然会这样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弦外之音，非常清楚；蒋委员长自然很不高兴，当场下令，限期10日破案。

“案子破了没有呢？”有人问。

“当然破了。”

“但是案情始终没有公布，只知道凶手叫孙凤鸣，以通

讯社记者的资格，混入会场；当场被捕以后，不久伤重毙命。他总有幕后人物吧？是谁？有人说是刘芦隐；是吗？”

“当时没有公布，总有不便公布的理由；反正陈璧君知道她自己的话是错了。”郑介民急转直下地说：“言归正传；情况已经充分了解。陈公博说过：汪精卫非陈璧君不能成事；但没有陈璧君亦不致败事。他由重庆出走，是陈璧君所全力主张；现在又反对汪精卫远游欧洲，这一来，汪精卫将为敌人利用，是一件再明白不过的事。我们打个电报回去请示。”

由重庆来的回电是，决定制裁。于是郑介民作了一个决定，将制裁的日期定在3月21日的深夜，或者说是3月22日的凌晨；那天是阴历二月初一，没有月亮。

然后是派定执行人员，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一个“老何”，四川人，生得矮小瘦弱，毫不起眼，却是个传奇人物；据说他因案被逮在南京军统局看守所时，每每半夜里人影杳然，及至到了天亮点名，又好好在“笼子”里，不承认有中宵失踪之事。看守觉得他无可理喻，索性替他加上手铐；谁知午夜查看，只见手铐不见人。于是彻底追问，才知道老何身怀绝技；问他半夜里脱走去干什么？他坦然承认，是到夫子庙状元境的小客栈里去找姑娘。原来他生具异禀，没有一夜不需要的。这样的奇材异能之士，戴笠跟郑介民自然不会放过；不过供养这么一个“宝贝”，也很麻烦，由重庆到香港，由香港到河内，他一路找女人，大家深怕事机不密，走漏了消息，一直在提心吊胆。如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过了3月21日，可以松口气了。

另一个是山东人，生得短小精悍；若论枪法，不愧齐鲁翘楚——他的名字就叫王鲁翘，本来是戴笠公馆中的警

卫。有一天戴笠回家，只见客厅中杂乱无章；他是很讲究边幅的人，自然生气，回头向王鲁翘大声说道：“你看，脏得这个样子”把痰盂去倒倒。”

王鲁翘平静地答说：“我不是倒痰盂的人。”

“你去不去倒？”戴笠吼道：“不去倒替我走路！”

王鲁翘一言不发，解下手枪，轻轻放在桌上，转身便走；最善于观人于微的戴笠，满腔怒火一下子消失了。

“鲁翘！”他抢上两步，抓住王鲁翘的手臂，“我错了！你不是倒痰盂的人。”

从此，戴笠对他另眼相看；王鲁翘感于知遇，格外忠于职务，真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这回调他来担当制裁的重任，因为他的枪法奇准，还在其次；主要的是，现场工作人员中，只有他接近过汪精卫，听得出汪精卫的声音。

*

3月21午夜过后，以王鲁翘为首的行动小组要出发了，郑介民特为告诫：“只制裁汪精卫一个人。夫妇同房，误伤陈璧君是可以原谅的；此外不准多死一个人！”

接受了最后的指示，老何像一头猫似地消失在黑暗中；他从高朗街27号后面，翻墙入内，打开了前门，任务即告终。以下是王鲁翘等人的事了。

这时是凌晨2时，高朗街僻处市尘之外，格外来得静；底层下房中的厨子一觉睡醒，枕上隐隐听来脚步声，推醒一名同事，悄悄出屋探视，这样的情况是预先已估计到的，应付的办法也是预先想好了的，开一枪将他们吓了回去，不要出来多事。

这一枪惊醒了住在2楼的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等他推门出来时，行动小组亦已上楼，如法炮制，斜着往地下开一枪，打中了陈国琦的小腿，吓得他赶紧退了回去。

于是王鲁翘直上3楼，直奔目标；门自然在里面锁上了，助手取出小钢斧，乒乒乓乓三五下，就在门上劈开了一个大洞。王鲁翘朝里一望，床前影绰绰两条影子；一条身材高大，跟汪精卫很像。

“汪先生！”王鲁翘喊。

没有回答。

“汪先生！”

仍旧没有回答，王鲁翘心想不错了，将快慢机伸向洞口，扳机连扣，只朝那条高大的影子打。他不想伤害另一条影子，无奈两条影子靠得很近；终于双双倒在床前。

任务已经完成了，但行动小组并未撤退；他们要观察反应，印证结果。最先是听到2楼有人朝窗外大喊：“救命、救命！”

接着是一男一女惶恐地从楼上下来打电话；声音是年轻女子，讲的是法语；他们知道，那是朱执信的女儿朱蕊，只听见她在报警：高朗街27号出了命案。证明大功已经告成，方始悄悄撤走。

谁知大功并未告成！误中副车，死了个曾仲鸣；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3枪未死。阴错阳差，种种因素凑成汪精卫的命不该绝。原来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是在河内结的婚，陈璧君买了一套新家具，布置洞房，汪文惺却坚持要让给曾仲鸣夫妇用；由于有圆桌有沙发的缘故，汪精卫白天常借曾仲鸣的房间会客，以致在望远镜中窥察，从任何迹象来看，都不能不信其为汪精卫的卧室。

当然，最大的关键是，王鲁翹两次叫“汪先生”而无反应。如果他一出声，听出不是汪精卫的声音，便可不死，令人困惑的是，不知曾仲鸣是吓昏了，不知道应该自辩非汪；还是怀着“国士待我，国士报之”的心情，有意不答，以期替汪而死？

2 迷途未远

高宗武的故事—黄溯初、徐寄 廌、徐采丞、杜月笙的接力赛。

两个多月以后，汪精卫终于由上海飞到了东京。他们由河内回上海，是日本派出一条“北光丸”秘密护送的；不去欧洲而回到上海，表示汪精卫决定要“组府”了。汪系的人说：汪精卫本无此打算；只为河内事件所刺激，改变了初衷。

随同汪精卫一起飞日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员周隆庠，以及另一要角，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大家都被招待在东京北郊古河男爵的别墅居住；连高宗武手下的科长董道宁都不例外，唯独高宗武被指定住在隅田川西岸桥场町大谷米太郎家。表面的理由是，高宗武有肺病；但是，大谷米太郎跟他的家属，并没有可以免于受肺病传染的机能。

对于这样一份特殊的待遇，高宗武确很伤心。“和平运

动”是他发起的，如今不但成了局外人，而且据他的同学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透露，他还有生命的危险。

于是高宗武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个人，此人姓黄，名群，字初溯，后来改为溯初；他是浙江温州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民国初年与梁启超、张君勱在一起，属于所谓“研究系”；近十几年来不甚得意，隐居在长崎的晓滨村。高宗武不但是他的同乡后辈，而且自留学至从政，一直受他的提携；如今身处危疑，唯一可以为他祛疑解惑，指点迷津的，便只有此人了。

“我之从事和平运动，原来是要为蒋先生效劳；后来日本两度发表声明，不以蒋先生为和谈对手，那我就只好找汪先生了。汪先生也说过。要和要战，都该由蒋先生出面；所以我之请汪先生出面，实际是过个渡。那知道，现在情况不对了！汪先生内有陈璧君，外有周佛海，日夜煽动，预备要自己来干了。”

“于是，你就受排挤了！”黄溯初说：“我听说影佐祯昭视你如眼中钉；那是必然之理。你想，影佐祯昭是参谋本部的中国课课长，奉派到上海组织‘梅机关’，他代表的是日本军阀的利益；日本军阀自然希望中国分裂，有个傀儡政权在手里，作为工具。至于影佐个人，当然亦希望一手炮制一个伪政权出来，像溥仪的‘御用挂’吉冈安直那样，可以做太上皇。如今你想拿和平运动由汪先生过个渡；要战要和最后由蒋先生去决定，无论从那一点看，都跟影佐的希望相反，自然非去之而后快不可。”

这番分析鞭辟入里，高宗武心悦诚服；随即问说：“黄先生，那末你看，我以后应该怎么办？”

“那要看你自己。”黄溯初是策士型的人物，先要探明

高宗武的意向，才能替他出主意；他试探着问说：“汪政权成立，外交一席，自然非你莫属？”

“哪里！汪先生不会给我的。”

“他预备如何安置你？”

“‘老太婆’跟我来说：你才30出头，年纪还轻；大器晚成，需要磨练，不妨先当次长，只要工作有表现，不怕不会更上层楼。”

“‘老太婆’是谁？”黄溯初问：“是指陈璧君？”

“是的。没有一个人不讨厌她；也没有一个人不怕她，所以背后都是这么叫她。”“喔，黄溯初又问：“你是不是想当部长呢？如果你当他的外交部长，我来替你画一条路出来。”

“不！”高宗武说：“我想跳出去。”

“此话当真？”黄溯初念了一句《武家坡》的白口。

“真的。”

“好！”黄溯初又念“归去来辞”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你既有此大彻大悟的决心，我少不得又要到软红十丈中走一遭。”

一夕深谈，决定了高宗武的出处；等他跟着汪精卫回到上海，黄溯初也买舟西航，悄然到了纸醉金迷，畸形繁荣的“软红十丈”之中。

一到上海，黄溯初便去看他的一个同乡徐寄廌；他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江浙财阀”的巨头之一。此外，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头衔——国民政府在上海设有一个“统一工作委员会”，徐寄廌是委员之一，负责金融方面的工作。

“宗武想要跳出来，”黄溯初问道：“你看要怎么走一条